

从“脾宜升则健”论升阳药在脾胃病中的应用

谢健¹ 孙志广^{2*} (通讯作者)

(1.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江苏南京 210017; 2.南京中医药大学 江苏南京 210023)

【摘要】“脾宜升则健”出自叶天士所著《临证指南医案·脾胃门》，简明扼要的阐述了脾气以上升为主，以升为健的气机运动特点。脾胃为气机升降之枢纽，共同维持人体正常生命活动，一旦受损，则滋生疾病。在诸多脾胃病的病机变化中，脾升之性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清气不升，胃的受纳和和降同样受到影响。本文主要讨论古今诸多医著中对脾升之性的认识，探讨对于脾胃病中升阳药的功效异同及临床应用。

【关键词】脾宜升则健；脾胃升降；升阳药；脾胃病

The application of Shengyang medicine in spleen and stomach diseases is discussed from "spleen should rise and health"

XIE Jian¹ SUN Zhi-guang^{2*} (corresponding author)

(1.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Jiangsu 210017;
2.Nanj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Jiangsu 210023)

[Abstract] "Spleen should rise to be healthy" comes from Ye Tianshi's "Clinical Clinical Guide Medical Case · Spleen and Stomach Gate", which briefly and succinctly describ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qi movement in which the temper is mainly rising and the rise is healthy. The spleen and stomach are the hub of qi movement, which jointly maintain the normal life activities of the human body. Once damaged, it will breed diseases. In the pathogenesis of many diseases of spleen and stomach, the rise of spleen is affected by different degrees, and the tolerance and harmony of stomach are also affected.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understanding of spleen ascending in ancient and modern medical literature, and probes into the efficacy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yang-ascending drugs in spleen and stomach diseases.

[Key words] Spleen should rise to health; Elevating of the spleen and stomach; Yang-raising medicine; Spleen and stomach disease

“脾宜升则健”出自叶天士所著《临证指南医案·脾胃门》，简明扼要的阐述了脾气以上升为主，以升为健的气机运动特点。脾胃同居中焦，为气机升降之枢纽，脾运化升清正常，则水谷精微才能吸收与输布，气血生化方有源头。李东垣所著《脾胃论》提出百病皆由脾胃生，将“脾胃升降”之理论作为人体生理病理认识及疾病诊疗的根基。其对于脾升之性尤为重视，指出：“脾胃不足之源，乃阳气不足，阴气有余”，开创了一系列如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等升提中阳之气之经典名方。本文旨在从脾升之性认识疾病发展中对脾升之性的影响，探讨在脾胃病中升阳药物的应用。

1.脾胃升降有序维持人体正常生理活动

《内经》云：“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气的升降出入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基础，“非出入，则无以生、长、状、老、

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人体内气机升降出入的正常运行是人体生长发育和健康活动的基础。而脾胃为气机升降之中枢，其中脾主运化升清，胃主受纳降浊，二者升降相因，出入有序，共同维持气的正常活动。四圣心源言：“脾升则肝肾亦升，故水木不郁，胃降则心肺亦降，金火不滞。”在此过程中，肝宣发而肺肃降，肾水升而心火降，均以脾胃之升降为枢，以共同完成人体正常生理活动。

2.脾胃升降失常则产生疾病

李东垣提出“脾胃内伤，百病由生”。一旦脾胃功能受损，则其他脏腑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久而成疾；而其他脏腑所生疾病，同样在气机升降出入过程中，影响到脾胃升降之功能。《脾胃论》中又提到：“脾既病，则其胃不能独行津液；胃既病，则脾无所禀受”，故脾胃二者往往在疾病

进程上表现出一致。

脾胃病在当今包括胃脘痛、痞满、呕吐、呃逆、噎隔、腹痛、泄泻、便秘^[1]，对应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胃食管反流病、功能性消化不良、肠易激综合征、炎性肠病、功能性便秘等西医病名。根据历代医家所作总结，脾胃病多以本虚标实为主，在脾胃虚弱的基础上糅杂湿、热、寒、痰、滞、淤、食积等多因素致病。“脾胃之气不运不升则生化无端，气血易虚；不降则传化无由，壅滞成疾”。脾气不升，生化无端，故致气虚；运化失常，水液不行，则成湿邪；气虚兼湿，中焦不通为滞；郁久化热，湿热内生，气机升降失常，或清气下陷，或湿热下注，或水谷在胃肠久留而不下行，甚而上逆；湿热熏蒸，久则伤阴，炼液为痰；久病入络，化生血瘀，痰瘀互结，则又化生他病。可见脾胃病的发展与脾胃升降损伤息息相关，甚至串联并进。

3.脾升阳之性受损是脾胃病损伤的关键

古代医家对于脾胃病中脾阳受损这一证要的认识非常深刻。《脾胃论》提出：“是以检讨《素问》、《难经》及《黄帝内经》中说，脾胃不足之源，乃阳气不足，阴气有余”，可见李东垣对于脾气升阳之性尤为重视。叶天士认为“脾胃为病，最详东垣”，其在李东垣的思想影响下，首次提出了“脾宜升则健”的观点，阐明了脾升阳之性是维持脾胃正常功能的要点。《温病条辨》中同样指出：“有伤脾阳，有伤脾阴，有伤胃阳，有伤胃阴，有两伤脾胃，伤脾胃之阳者十常八九，伤脾胃之阴者十居一二”。

现代医家同样重视脾升阳之性受损在脾胃病发展中的重要性，强调升阳法在治疗脾胃病中的应用。王维昌教授^[2]使用升阳益胃汤加减辨治脾虚诸症，胡娜等提出升阳药能辅佐健脾益气药更好地调节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改善脾虚症状。

4.脾健则升，脾升则体健

《素问·经脉别论》云：“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脾主运化升清，脾脏健康状态下，其运化升清的功能尚能保证良好运行，上输水谷精微于心肺头目。

其中心主血脉、肺主一身之气，其受脾所升之水谷精微，转而遍布于全身，濡养人体脏腑器官，故曰脾健则升，脾升则体健。

脾脏为太阴湿土之脏，喜温燥而恶寒湿，其得阳气温煦则运化健旺，而饮食不节、懒动、忧思等均亦损伤脾脏，进而影响脾升之职能。在脾胃病中，除开对于脾胃虚弱本身及湿、热、寒、痰、滞、淤等病理产物的治疗，对于恢复脾升之性的治疗亦需要药物引导，以期脾升正常进而恢复人体健康，因此，升阳药物的合理应用尤为关键。

5.常用升阳药物的应用

升阳药，多指具有升发阳气功效之要药，李东垣指出，“风药升阳”，常用升麻、柴胡、葛根、等药风药升发中阳，黄芪、人参等补气药亦可补中寓升。各升阳药在配伍使用上又各有差异，笔者在此作略举。

5.1 升麻

升麻，首载于《神农本草经》，具有清热解毒、解表透疹、升举阳气之效，归肺、脾、胃、大肠经，作为脾胃引经药，其升阳之用着重作用于脾胃。张元素《医学起源》中首次提出：“升麻，性温味辛，气味俱薄，浮而升，阳也”。李东垣在此基础上广泛将应用升麻，创立了如补中益气汤等借升麻升提之性起升阳之效之名方，其在补中益气汤中应用剂量为二分或三分（0.76 g 或 1.14 g），在《兰室秘藏》黄芪补胃汤中用升麻六分（2.28 g）。后世医家在用补气升阳之剂时，升麻用量同样均较小，傅菁主认为其“少则气升，多则血升”，现代学者提出升麻用量宜取 2 g 左右^[3]，量少力宏，以顺阳气上浮之性。对于升麻生、制品的选择，李东垣未明确注明，后代医家对其进行完善，认为应用制升麻，现代实验结果表明蜜制升麻对脾虚小鼠消化功能促进作用较生品更为明显，而蜜麸升麻相对于生品和蜜炙品均具有一定的作用优势。

5.2 柴胡

柴胡，味苦、辛，具有解表退热、疏肝解郁、升举阳气之效。柴胡入肝胆经，李东垣认为胆气春生则中州之气升腾，柴胡作为少阳引经药，可条肝气而抒脾阳，升胆气而调中州，常与升麻配伍，《药品化义》谓之“柴胡引肝气从左而上，升麻引胃气从右而上”，二者合用，可共鼓舞脾元，使清阳之气上升。柴胡应用于升阳作用时同样宜使用小剂量，顺应

阳气升浮性质,其常用剂量为1~3 g^[1]。柴胡性散,素有“柴胡截肝阴”之说,应用其升阳特性时常用酒炙助升发之性或蜜制补脾胃气损,因其升阳之效并无补虚之用,故常联用人参、黄芪等补中益气之品以达事半功倍之效。

5.3 黄芪

黄芪,味甘,性温,入脾肺经,具有补气升阳、益气固表、脱毒排脓、利水消肿等功效。张元素言黄芪可“补诸虚不足……益元气……”,李东垣在《内外伤辨惑论》中提到:“夫脾胃虚者,因饮食劳倦……须用黄芪最多,人参、甘草次之”,其重用如补中益气汤中黄芪1钱、升阳益胃汤中黄芪2两为君以补中气,佐以升麻、柴胡、防风、羌活等助中阳升发。区别于升麻、柴胡等量小力宏、轻清上行,黄芪的使用剂量较重,各家往往随证变化,用量不一,王青等^[5]总结出黄芪升阳举陷之用时用量多为30~240 g,补中益气之用时多为20~100 g,张林等进一步总结出黄芪用量多为15~30 g,其作补气升阳之用时多使用炙黄芪^[6],以取其甘缓温润之性。

5.4 葛根

葛根,味甘、辛,性凉;归脾、胃经,具有解肌退热,透疹,生津止渴,升阳止泻等功效。葛根升阳之效与生津之效密不可分。《素问》云:“脾主身之肌肉……脾气热,则胃干而渴,肌肉不仁”“清气在下,则为飧泄”。葛根归脾胃经,可升清阳而止飧泄,输精液而充皮肉,《汤液本草》言:“葛根……益阳生津”,文颖娟等将葛根的主要功效概括为“输肌以散,升精以养”,恰如其分。葛根味甘而辛,甘则补益生津,辛则升阳行散,故葛根为脾胃病中补而不滞之佳品,其临床应用剂量较为灵活多变,临床常用剂量为10~15 g,

《本草害利》言其熟品可“散郁火……鼓胃气上行”,故其作升阳止泻之效时宜用煨葛根^[7]。

5.5 防风

防风,味辛、甘,性微温,归肝、脾、膀胱经,可祛风解表、胜湿止痛止痉。《医方集解》云:“防风辛能散肝,香能舒脾,风能胜湿,为理脾引经要药”。防风气味皆升,归于肝脾两经,故既可治脾虚肝郁所致清阳不升,如痛泻药方,亦可治阳气郁闭所致脾胃伏火,如升阳益胃汤。防风药性润泽,为“风中之润药”,故无柴胡升散之伤阴之弊,在临床上同样常与黄芪等补气药配伍以共奏补气升阳之效。在剂量应用上,防风的常规使用剂量多为3~6 g。现代中医多认为炒用防风可加强抑肝扶脾、升阳运脾之效^[8]。

6. 小结

脾宜升则健,脾升之性受损是脾胃病产生发展的重要病机,故升阳药在脾胃病中的合理应用是治疗脾胃病中不可或缺的关键。而升阳药物个性不一,临床使用各有千秋,如升麻长于升提脾胃清阳,柴胡长于疏肝气而引脾气上升,防风散肝舒脾兼而有之,黄芪补中寓升,葛根升阳而输精,羌活、荆芥等升阳药物诸多,在此不做详举。熟练掌握升阳药物的应用,以脾胃升降理论及药物升降浮沉特性测脾胃之病,对于提高脾胃病诊疗水平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升降沉浮理论作为中医学经典理论之一,从升阳药出发认识升阳之效及脾升之性的现代医学内涵,对于加深中医理论认识、促进中药理论现代化具有深刻意义。

参考文献:

- [1]张声生,刘凤斌,侯政昆.脾胃病症状量化标准专家共识意见(2017)[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7,32(08):3590-3596.
- [2]宋金芳,刘娜.升阳益胃汤辨治脾虚诸症[J].实用中医内科杂志,2017,31(02):55-56.
- [3]陈佳慧,任梓林,陈丹,等.升麻历代临床用量沿革及量效关系分析[J].中华中医药杂志,2023,38(09):4441-4445.
- [4]徐菁晗,谷松.探析柴胡剂量与功效的关系[J].世界中医药,2018,13(01):202-206.
- [5]王青,赵林华,邸莎.黄芪的临床应用及其用量探究[J].吉林中医药,2018,38(12):1450-1454.
- [6]邵长鑫,林欢欢,靳晓杰,等.黄芪的炮制历史沿革及现代研究进展[J].中草药,2023,54(15):5057-5074.
- [7]廖晶晶,钟凌云,谌瑞林,等.葛根、粉葛炮制历史沿革及现代炮制比较研究[J].中华中医药杂志,2021,36(11):6643-6650.
- [8]于迪,徐维茵,黄剑,等.基于可视化思维分析防风炮制历史沿革及临床应用研究[J].中药材,2022,45(02):485-495.